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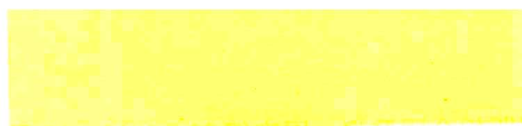


[澳]莫里利亚·梅衡◎著 王凯◎译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

坏种子 The Bad Seed

悬念迭起·机关重重·步步惊魂
一切等你来破解……



世界著名推理小说

[澳]莫里利亚·梅衡◎著 王凯◎译

世界著名推理小说

世界著名推理小说

世界著名推理小说

世界著名推理小说

坏种子 The Bad Seed

悬念迭起·机关重重·步步惊魂
一切等你来破解……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 - 2010 - 1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坏种子/(澳)梅衡著;王凯译. 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041 - 6

I. ①坏… II. ①梅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5511 号

The Bad Seed

Copyright © Maurilia Meehan 2005

First published by BeWrite Books, 208 - 19897 56 Ave. Langley. BC. V3A 3Y1. Canada.

This translation of The Bad Seed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(copyright@rightol.com)。

坏种子 The Bad Seed

[澳]莫里利亚·梅衡 著 王 凯 译

出品人 曹维琼
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
责任编辑 孟豫筑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规格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数 120 千
印张 5.75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 - 7 - 221 - 09041 - 6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(0851)6828640 6828477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(0851)6828477 6828390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	(1)
第二部分	(38)
第三部分	(105)
第四部分	(167)

第一部分

阿加莎·霍克又在她秋天的故事上忙碌了。一个个单词被分开,又被打乱重新组合起来,直到组合成新的句子。

啊,又是一年秋来到……昨天,我和玛丽·玛丽一起拾取了最后的大丽花……

阿加莎是《女人如你》杂志的专栏作家。构思出一篇编辑口中的园林浪漫小说,对她来说本该是毫不费力的。毕竟,一年中只有四个季节。只需要在同一个故事中体现出随着四季更迭,在每一个季节里,她和她天使般美丽的六岁(多少年了,她一直是六岁,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)的女儿玛丽·玛丽,漫步在广阔的花园里探寻珍宝。

和其它季节相比,她确实更偏爱秋天,某种程度上讲,这是因为白天明显缩短,这样她就可以早点开始独酌(她习惯在日落后饮酒)。在杂志社午餐期间与她碰面的人,毫不怀疑地认为她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。然而阿加莎跟大多数人一样,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阿加莎是喝酒的,虽然不酗酒,但始终没有停下来过。

她呷了一口威士忌,脑海中仍然是女儿踩在红的、黄的叶

子上面,嘎吱作响的画面,大地上覆盖着的,所有的一切,都没有生成任何有用的组合。她又重新打乱了单词的顺序,重新组合。

……躺在人们脚底下,等待覆盖。

唔,也许这样会好一点。

从提交第一篇专栏文章开始,她和外界都是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的,所以很幸运,不曾有谁真正地见到过她的广阔花园。因为如果想看到园林,哪怕是短短一瞥,阿加莎都不得不走出被仙人掌和砾石包围着的灰绿色小屋,去看外面与高速公路接壤的绿化带。诚然,她热爱园艺,对绿化带的作为都能证明这一点,但是她更喜欢的是阅读园林。她知道维塔的西新赫斯特,知道艾德娜·华林的著作,正是这些关于花园的文字激发了她专栏文章的灵感。

她让读者可以尽情地想象在她栽种雪片莲、黄水仙和麝香兰(这些植物通常可以涵盖秋天的情节主线,也有地上的落叶和球茎花卉)时,火红的枫叶纷纷飘落在她身上的情景。

至于女儿玛丽·玛丽,对了,她曾经有过一个女儿。这句话很怪异,她曾经是一位母亲,她仍是一位母亲吗?不得而知,自从女儿失踪之后,这个问题就变得无从回答。事实上,在她内心深处,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,现在仍然被她封存在自己的生命中,从来不敢取出。她对于这件事,总是避而不谈。

还有一件事情此刻正困扰着阿加莎,也正是这件事让她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现在的专栏文章上来。编辑提议在下一期《女人如你》中举办读者竞赛,对一等奖获得者的奖励就是去阿加莎的庄园观光。

阿加莎反复强调,最特别的日子,明年秋天,才是庄园最美的时刻,最终才成功说服编辑把比赛推迟到明年举行。编辑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,这样也可以余出更多的时间准备。

“比赛结束之后,我们可以与工作室合作,组织每年一次的参观。”

“也许可以吧。”

“他们都会为可以见到玛丽·玛丽而开心……”

这个小叛逆又是谁,她是帮助阿加莎构建出书中生活的幻象之一。玛丽·玛丽的名字来源于玛丽·波平斯,她亲生女儿最喜欢的一本书。小家伙从来没有看过缠绵的电影版,她很惧怕玛丽·波平斯,经常会在噩梦中见到她,但却仍然喜欢阅读有关玛丽的书籍。

所以阿加莎必须得赶在“空中花园”被揭穿之前,找到便宜的乡村花园。

她和一个庄园中介约定了明天见面。毫无疑问,她只能考虑乡间小花园——这已经达到她所能承受的极限了。希望这个花园可以在编辑那里通过。

她叹了一口气,又写下了几句。

没有任何季节比秋季更适合种下球状植物,来收获春的绚烂了。

接下来,轮到用必要的词组将幻象转换成爱意,然后她的惯用手法,描绘出一幅不那么可爱的图画,玛丽·玛丽戴着白色无边软帽,手提着小小的园林铲。

如果能找到乡村庄园,也许是在袋熊山附近,就可以构思一篇有关拯救废弃庄园的专栏文章了。然后参观可以继续,生

计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,玛丽·玛丽能够继续和她住在一起,从来不被发现,也不会长大。

弗兰克呢?也许他会回来,弗兰克是现实中的人物,不是虚拟的,自从两人相识之后,弗兰克一直不曾改变。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。也许恋爱中的两个梦中人无法继续保持自身特点——只有一人获得了准许。

弗兰克总是为自己敢于直面现实而自豪,同时也希望阿加莎注意到这种美德的存在。不是被另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人发现,这在他们看来,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,展示给会把直面现实当做美德的理想主义者来看,就好像两个理想主义者不会感觉到处于上风,秘密的生活让他们感到生活的安逸,所以两个同样敢于直面现实的人,更不会从对方那里得到对这种美德的掌声。

她一直沉浸在梦中,幻想着有朝一日弗兰克会回来,她也会发现女儿就坐在门前。

必须是弗兰克,因为自从弗兰克离开之后,阿加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爱的化身。她设想着弗兰克仍然和她在一起。他们是真真切切的朋友,共同经历了女儿失踪所带来的恐惧。这件事加固了他们之间的感情,但与此同时,他们却害怕见到对方,因为这样会让他们时刻回想起失踪的女儿。

从植物的角度来说,弗兰克在她心中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,也许是一棵生长在干旱气候中的橡树,四季常青,可以为她挡风遮雨,也能为她提供荫蔽。但也许他自认为是一棵桉树,尤其是有了夏季中被太阳晒过的皮肤,又或许他更多地将自己看做一棵崇尚共和的树,脚蹬皮靴,携带着帐篷和一切徒步旅

行必需的物品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大分水岭径的征程上。

她又是什么？一种憎恨阳光直射的植物，也许是绣球花，很容易干枯，渴求庇护。然而，没有什么植物可以在一棵桉树下生长，她暗自庆幸，幸好他离开了。

倾斜的长满杂草的后院里有一条白色石头雕刻而成的龙。它张开的大嘴生吞了许多孩子。坐在它卷曲舌头上的鸟儿们——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消失了。它们被整个儿吞了进去。

龙被厚厚的绿草和红色伞盖的毒蘑菇包围着。后院里其余的地方成了黑莓的领地，它们肆无忌惮地向龙的地盘进犯。

在每一个满月的晚上，泉水从龙的口中汩汩冒出。体形如鹰般巨大的喜鹊饮着泉水，或欢快地唱着赞歌，或沙哑地叽叽喳喳，全都取决于这些喜鹊们的心情。喝下泉水，长到比镇上其余的喜鹊大了两倍，这是女巫的喜鹊。无论黎明黄昏，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过黑莓覆盖着的房子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孩子们总会找到女巫的房子。

他们梦想着从一间什么也看不见的小屋中拿出一把电锯，像《睡美人》中的王子那样斩开遍布的荆棘。

荆棘的后面是什么呢？

光滑柔软的床上，一位沉睡的公主？

黑莓长到高及屋顶，一片荆棘林盖过了曾经修剪整齐，而现在却沦为黑莓支撑物的树篱，长长的触须向外伸出，无限扩张吞噬，破坏着自然或者仅仅是弱者，生活压力中不堪重负的弱者。夏天，蜜蜂围着它翩翩起舞。四月份里，它为黑莓献上

旁人无法加入的禁宴——没有人知道是否有议会里的官员常来为黑莓浇水除草。孩子们吃下有毒的黑莓，半夜醒来，强忍住不去挠被荆棘刺伤的双手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腿，想象着每一次肚子里的轰鸣声都是死亡的前兆，或者更坏的是，揭示他们偷盗罪的证据。

到了冬天，灰色的缠结着的荆棘光秃秃地躺在那儿。站在山顶，可以对树林后的景色一览无余。高高的白紫相间的嫩芽，伴随着鹰翼般宽广的蜘蛛网覆盖了这座房子。固执而又坚定的黑莓枝桠不断敲打着房子的门窗，屋子也做出奋力的抵挡。

后面阳台的钢丝绳上挂着洗过的衣服，用灰色亚麻布做成的那件可能是她的内衣。钩针编织的小毯子也许就是她的外衣。邻居们在自己还是小孩的时候，就坚信她在里面。而且他们死去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，在自己还是小孩的时候坚信女巫在里面。

她走出屋子去喂鸟、倒垃圾。虽然身为女巫，她还是得正确地使用绿色的塑料袋，国会很早以前就已经禁止使用容易泄漏的纸袋，所以她走进后面阳台下的一间屋子，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堆成一堆，就好像是敬呈给上帝的礼物。

“叮咚，邪恶的女巫。”

她听见了躲起来的孩子们发出的声音，向声音发出的方向扔了一把土或一个小钉子。他们尖叫着，只能感受到心脏的强烈跳动。他们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，穿过州森林里又干又硬的树枝。

因为他们害怕听见她的咒语。

“把你变成……”

“把你放在……里煮。”

曾经在山上眺望的孩子们，如今也长大成人，他们在修葺一新的袋熊山上工作。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有着得体的称呼，酒店服务业。而他们也成为了新兴的服务生一族。这个工作可以让他们留在家乡，所以父母们一定对那些穿戴时髦的人感恩戴德，即使房子现在只被允许涂成传统的颜色。（女巫的房子以前是蓝色的，相当可爱，但现在已经不允许使用这种颜色了。）

邻居们常常给女巫送汤喝，他们把汤尽可能近地放在被荆棘覆盖了的邮箱边。同时收集被邮递员扔在石头底下的信件。没有什么隐私可言，他们忍不住地去注意这些信件，或者是匆匆一瞥。

起初他们用精美的中国瓷汤碗盛汤。但是她从来不返还碗盖。盖子上画有一群栩栩如生的鸭子，她狡辩说没有盖子。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在画着向日葵的碗盖上。

这些故事口口相传，画有向日葵花的碗盖变成了一套画着向日葵花的汤碗，那群鸭子被变成了外形像鸭子的古董汤盘。流言四起，据说她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有一处货摊，卖的就是这些用不当手段得到的东西。又有传说一个外形像鸭子的古董汤盘在主街上贩卖。在那时，当然已经没人记得那古董的主人是誰了。但是终究还是以可笑的价格卖给了其中一个周末旅行者。这些周末旅行者是小镇活力的源泉，他们的到来催发了耧斗菜、黄水仙和薰衣草（尤其是薰衣草）的开放，为了取悦他们，按摩桌呻吟起来，酒店里的服务生们为疲惫的皮肤涂上

精油按摩,为客人们做饭、打扫客房,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微笑着做出来。

在这个镇子上,想象力往往比事实更加强大。镇上的水出了点问题,镇子下面流淌着神奇的能治病的温泉水。议会正致力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。而对于游客们,如果他们只是沉浸于捏造出来的乡村极乐,在每个周末只看到计算机生成的美梦,也是觉察不到的。

湖水知道这些,白色的防浪板、湖面上有着宽阔阳台的酒店知道,德文郡的茶楼也知道。但是谁都不愿意承认。带来繁荣的假象,或许当地人也知道这些,但都只是像跳蚤市场一样,消失在冬日里的晨雾中。

袋熊山离墨尔本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。淘金热后贫穷和生存的愿望,使得这个小镇仍然保持着如画般的美丽,恰好是城市人心目中浪漫度假的绝佳场所。当然,这儿也是一个魔幻般的地方。同时,它也是南半球唯一一个充满神奇的温泉镇。瑞士意大利人(译者注:19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居在澳大利亚的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)(当地百分之八十七的小学生说,他们是来自一个叫做瑞士意大利的国家)了解这些温泉,当然也了解它们的治疗功效,以及神奇所在。这些人在高山上种植了松树、橡树和紫杉,高度给了这些树木一种欧洲范儿,而这种范儿是低纬度地区难以企及的。在城市里,在这植物天堂周围平坦的小麦地里,水资源短缺导致了本地植物的主导地位。

即使是最爱国的澳大利亚人,也需要离开桉树,休息一会。这座小镇就像是漂浮在地下泉水上一般。奇怪的是,在这

里的咖啡桌上点上一杯水，迎接你的却是强颜欢笑。

“什么牌子的？”

“哦，当地的矿泉水就可以。”

“我们只卖瓶装的，而且不是免费的。”

这时顾客已经火冒三丈了。

“恐怕健康法规不允许……”

就这样，一个能在城市里或者欧洲买到的品牌矿泉水，砰地一下出现在了桌子上。

在全国各地的商店里都能看到来自袋熊山泉的瓶装水。这种瓶装水干净、清澈，已经过滤掉了硫的味道。但是在这个小镇上，温泉中的水颜色由黄色至褐色，抽上来时沸腾程度不同，口味也不同。然而这些水，不足以凭美感给人以喜悦，所以没有上桌。

旅行者们喜欢晚睡，希望得到香肠和咸肉或全麦维（取决于他们周末的无聊程度）的早餐。穿上一双价值 250 美元的意大利步行靴，漫步几百米到达被高矮不齐的桉树遮蔽住的橡公园，寻找那里星星点点的水泵。假装他们到了意大利和法国。由于令人头疼的汇率和网络公司的瞬间倒闭，不可避免地，他们最后一次海外旅行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他们没有听说过有关荆棘丛林后面的，女巫房子的故事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邻居们不再给她送汤。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她看上去更加瘦弱了。看上去像远古时期半包裹着的木乃伊，胳膊和双腿以肘和膝盖为轴弯曲着，一动不动。走路时

看上去就像是一部恐怖电影。蜡黄的皮肤，火红的脸颊。

于是人们继续给她送汤过来，不过这次是用塑料的冰淇淋桶装着的。里面有多层式蛋糕，巧克力脆皮，蜂巢，减肥莱特可乐。那些盖子，即使她不送回来，谁又会在乎呢？

邻居们做的蔬菜汤和西红柿汤余出来很多，以显示他们的慷慨大方。郊区生活的优越性，已经被电视上人造黄油广告和咖啡广告赞美过了，他们为这种生活而自豪。他们不用像穿着黑色衣服的瘦子城里人们一样，开着跑车在周末侵入这个小镇。

她是最早来到这儿的，比这条街上的任何人都要早。

她提前来了。

一天，冰淇淋桶完好无损地放在门前的棕垫上，那天好像是蔬菜和大麦做的汤？苍蝇嗡嗡作响，一只黑猫在盖子上挠来挠去。剩下太多了，厨师把东西拿回来，上面还附了一张小纸条。

又是汤，我烦透了。

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人。

好吧，她将如何生存呢？她只会慢慢衰老、干瘪，然后死去……

但是，第二天用车子送的饭菜（译者注：指邻居们自发义务送到孤寡老人住处的饭菜）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箔纸盖好的大托盘，散发出蛋奶沙司和炖苹果的味道。有敲门的声音，一点也没有问题，这种情况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。饭菜的味道比以前闻起来要香，但是每个人都讨厌挑剔的老乞

婆,也不再关心女巫。

父母不再训斥唱歌的孩子们了。

“叮咚!”

然后用车子送的饭菜不再出现了。

黑莓占领了陡峭的通往前门的台阶,后院的垃圾袋堆成了碉堡(那难闻的气味啊!),五颜六色的垃圾邮件散落在邮箱周围,堆起了彩色的小山。

巫婆是怎么死的?

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《绿野仙踪》,看一下温迪是怎样杀死邪恶的西方女巫的。当然,可以烧死他们,如果你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烤炉——或许意大利餐馆里的披萨炉就可以,也许能在袋熊山上一些老式的瑞士—意大利旅店里找到。然而,前提是你得说服她和你一起出来进餐。也得考虑到餐馆的经理会说“我们保留……的权利”之类的陈词滥调。在这方面,汉森和格利特(译者注:格林童话中的人物,被女巫囚禁)在和女巫同住的日子里,有着更多的优势。

用水淹当然也是不行的。宗教法庭迫害异端,用的都是这种办法。

那么女巫是怎么死的呢?

在疼痛中慢慢死去。

验尸官发现尸体的关节处变形了,差不多是弯曲了的。正是这些弯曲的关节,使得她一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蹒跚前行,也让孩子们把她当成了巫婆。手和脚的小关节也受到了影响,

耳朵前面下颚和头骨关节处，锁骨和胸骨上端的胸锁骨关节处也有病变的征兆。她应该告诉医生，当然，前提是她有自己的私人医生。关节肿大，不易弯曲而且疼痛。皮下有肿块，关节周围的组织变薄。随着关节处畸形加重，动作将会变得愈加艰难。

“可的松，”验尸官的医生朋友在一旁嘀咕着，“用可的松可以治好。”

“还有物理治疗，这种情况下保持运动是关键。”

这两个男人，在这个女人尸体的旁边谈论着，言语中透露出对邻居的谴责。

电力公司最后派来了一辆平地机，挨着前门清理出大约一米的路。布满荆棘的灌木丛被连根拔起，向后推到一边，和刚刚牺牲的荆棘兄弟们躺在了一起。就这样大致清扫出一条通向门口的路。然而统治着一切的植物，它的根仍然深埋在隐秘的地下，它派出了触须，蔓延着，匍匐着……再次向房子发出了入侵的信号。

邻居们听说这个女人被发现的时候晕倒在她家厨房的地板上，屋子里弥漫着呕吐和腹泻散发出的秽气。他们听说她的食物柜是空的，房间里根本没东西可吃。

邻居们知道没有人会来追究他们的责任。他们已经竭尽所能。或许围在警察身边问来问去更容易让他们受到谴责，所以即使真想知道什么，他们也不会问。

皮质的小急救箱里有什么呢？从外观看是一个古董，放在铺着白床单的担架上抬走了。

孩子们知道箱子里放的是什麼。咒语。两千多岁的咒语

箱，碰到它的人都会死于非命。

他们站在一边，直到尸体装进急救车里看不见了，开始追着车跑，也不在意被卷起来的灰尘扑打在身上。

“叮咚，巫婆死了。”

“邪恶的女巫死了。”

父母们走出家门，讨论这个女巫的遗产能值多少钱。

他们知道，总的来说小镇的资产价值被夸大了。虽然临近墨尔本，但是离往返班车有一点远，而且没有电话，这儿就像是处在那些黑暗的年代。我们还是直面现实吧，到了冬天，这里非常冷，大雨瓢泼，大雾漫天。老人们能从骨子里感受到这一切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城里人才没有在这里买房养老。

因此这个城镇注定保持着贫困的外表。房子本应该推倒，早就该被那些漂亮的砖瓦木质结构代替。然而现在却反而打扮一新，等待着城市人的到来，待价而沽。如果你小心翼翼地坚持保持浓厚的历史色彩，扔掉实用的天然气换上燃烧着的木头，让花园保持村舍的风格，保留住报春花和奶奶辈的圆帽子，那么将会有有一个傻乎乎的城里人，花上一大笔钱来买下残破不堪的屋子。这样的事情通常发生在夏天。到了冬天，他们会发现屋顶有裂隙，而且火炉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整个房子，地板上也长了蛆虫。隔壁的邻居总是能猜到房子里会发生这三件事情，镇上唯一的房产中介也可以预料得到。但是，如果你有钱，再加上这些房产本身的价值，这些地方还是很值得收拾一下的。有钱人买下地块，推倒房子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双车库、晾衣绳、户外的烧烤地区或者是花园中的凉棚。